

历史的呜咽

呜咽：最后的悲壮

李景屏 朱端强 等著

在那个坑害贤良的暗夜
里，多少叱咤风云的赫
赫名将，倒仆在宫廷政
治和无聊宵小的黑手之
下！如下这些用古代英
雄们热血热泪凝就的文
字，带给人们多少深长
的思绪……一切都早已
被历史冰冷的铁律所规
定

- 楚宫祭
- 人屠叹
- 飞将行
- 复国梦
- 震主危
- 兴邦志
- 虎子怨
- 无敌将
- 忠鹏魔
- 青白鉴
- 督师愤
- 呻吟吟

历史的呜咽

呜咽·最后的悲壮

李景屏 朱端强 等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内 容 提 要

古往今来名将如云，史籍多有著述，然而，在人们的口耳之间，流传的多是功业和荣耀，是衣锦还乡，是勒石纪功，对其背后的悲剧命运和坎坷遇际，往往缺乏连贯性的了解，此书则将视点转向荣与悲的交接处，一反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的单向思路，着意揭示“一将功成万事休”的深层蕴含和“拔剑四顾心茫然”的典型情态，在那个贱视人才、摧残人才的暗夜里，多少战无不胜的名将倒仆在无聊政客和宫廷政治的黑手之下。这些用英雄们热血热泪凝就的文字，带给人多少凄怆，多少无奈，多少深长的思绪……

新潮文史书系（第三辑）

历史的呜咽·最后的悲壮

李景屏 等著

责任编辑 范 炯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（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蒙阳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.375 印张 205 千字

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8000 册

ISBN 7-5348-0752-2/K·228 定价：5.40 元

卷首语·呜咽的壮心

俯瞰数千年风烟岁月，人们脑海中首先闪过的该是无数英豪横刀立马的雄姿，多少次“千骑卷平冈”的壮伟，多少次“关山度若飞”的超迈，多少次“饥餐胡虏肉”的热望，多少次“丹心照汗青”的梦想，织就了一幅幅惊天地、泣鬼神的战争风云图和沙场英雄谱。在稚童的眼中，在少年的梦里，有多少令人热血沸腾的名将剪影！

人们歌颂、人们景仰，可在无数个饱受这一切的名将背后，却有着太多太深的苦涩，太咸太腥的血泪，教人于长长的品味中，平添读史的沉重。

那个战无不胜的吴起，只将超拔的智慧成就复仇的悲壮，——让谋杀者伏诛，

那个胆比斗大的姜维，为报名相知遇之恩，百战成仁，却落得败军之将的千古骂名；

那个足智多谋的李密，大纛一挥，扫平了亡隋兴唐的历史途程，而他自己却因未能自觉把握历史机缘，终致身首异处，功败垂成；

那个满腹戎机的李光弼，力挽狂澜，匡扶大唐御座，却落得功高遭忌，郁郁以歿；

那个忠义千秋的岳飞，一心“收拾旧山河”，精忠报国，千里驱驰，横扫胡虏，却在风波亭上被一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，断送了三十九岁的功名。

更有那千古良将白起、蒙恬、周亚夫、李广，这些威名赫赫

的十万、百万大军之魂，功高日月，或因鸟尽弓藏，或因尺寸无封，而又遭谗蒙垢，最后唯以自杀抒愤，给后人留下了多少凄怆、多少无奈。

檀道济、王彦章、林仁肇、杨业、于谦、孙承宗、卢象昇，亦以忠义智勇的美名长留史册，而在当时，无一逃脱身遭屠戮的厄运。只有李定国因病早逝，免却一刀之苦。

这就是功臣的结局，这就是名将的归宿！

当人们津津乐道勒石纪功的荣耀，当人们历历瞻仰雄风宛在的绣像，有谁追问过那些功臣的身世遭际？有谁体会过那些名将的晚境悲凉？

这里，我们将视点转向荣与悲的交接处，一反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的单向思路，着意揭示“一将功成万事休”的深层蕴含和“拔剑四顾心茫然”的典型情态。在那个贱视人才、戕害贤良的暗夜里，多少叱咤风云、战无不胜的赫赫名将倒仆在宫廷政治和无聊宵小的黑手之下！

如下这些用古代英雄们热血热泪凝就的文字，将带给人们多少深长的思绪……

一切都早已被历史冰冷的铁律所规定。

范 炯

识于一九九一年

目 录

卷首语·呜咽的壮心	范 炯
楚宫祭	
——吴 起	1
人屠叹	
——白 起	14
阳周泣	
——蒙 恬	38
命难违	
——周亚夫	51
飞将行	
——李 广	67
复国梦	
——姜 维	79
震主危	
——檀道济	97
穷途士	
——李 密	109
兴邦志	
——李光弼	124
铁枪恨	
——王彦章	138

2 目 录

虎子怨

——林仁肇..... 150

无敌将

——杨 业..... 162

忠鹏魔

——岳 飞..... 178

青白鉴

——于 谦..... 196

督师愤

——孙承宗..... 210

呻吟吟

——卢象昇..... 229

风云变

——李定国..... 243

李 寿

楚 宫 祭

——吴 起

在那个“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”的年月里，他先后仕鲁、魏、楚，“用之魏则魏强，用之楚而楚霸”。

正当他一展自己的文韬武略、重振楚风的时候，悼王突然病逝。在楚国的王宫里，吴起被叛乱的旧贵族乱箭射死在悼王的尸体旁……

“三军将帅”，每当人们听到这个词或触到这类人的时候，总免不了有些肃然敬畏。上下五千年，神州大地曾经涌现出成百上千计的著名将帅。他们或运筹帷幄，决胜于千里之外；或身先士卒，冲锋陷阵，在血与火中拼杀；或退而著书立说，总结胜败得失，探求兵机规律。他们功盖当世，名垂青史。可是，你可曾知道，古往今来，几多将军并未在戎马征战中，“马革裹尸还”，却是在另一种“战争”中，含冤逝去，给后世留下的是一曲曲悲壮的沉吟……

吴起就是这众多将星中的一位。

那是发生在公元前 381 年的事。

一天，立志改革图强、振兴楚国的悼王熊疑（一作熊类，或半疑），突然病死。尸陈朝堂，尚未殓殓。楚国一班世胄贵戚迫不

及待，马上包围王宫，在灵堂里毫无顾忌，剑拔弩张，追杀吴起。

面对群小的阴谋，吴起欲避不及，走投无路，入地无门。他身中数箭，血流如注，仍凛然不屈，拔下身上的毒箭，厉声吼道：“我让你们看看我是怎样用兵的！”然后走向悼王尸体旁，伏身王尸。乱箭如雨下。吴起悲愤大呼：“群臣乱王！吴起死矣！”

阴谋家们乱箭射杀吴起，还不解恨，又把他车裂肢解。

“楚不用吴起而削乱，秦行商君（商鞅）而富强”。后人多作此评说。历史也正是如此。楚国的这场变乱，吴起之死，一颗璀璨的将星陨落了，一次不亚于商鞅变法的改革流产了。使地广人众，基础雄厚的这个南方古国，自此由强转弱，丧失了逐鹿中原、一统中华的历史机缘。20年后，这位吴起的同乡商鞅，由魏西入秦，在秦孝公的支持下，沿着吴起的路走下去，把改革的大潮推到顶峰，创造出人间奇迹。又过了120多年，一位楚国人（李斯）帮助秦王政谋划“灭诸侯，成帝业，为天下一统”，终于灭掉他的故国。郭沫若先生在《青铜时代·述吴起》中说：“假使让吴起在楚国多做得几年，使他的政治得以固定下来，就象商鞅日后在秦的一样，行了法二十二年，虽然死了，法也没有变动，那么战国时代的中国，恐怕不必等到秦国来统一了。”历史不好假设，但这种假设不无道理。吴起不愧是开创一个时代的先驱。

吴起武能用兵，文能安邦，在先秦历史的舞台上，扮演着军事家、政治家的双重角色。在那个“合则留，不合则去”的时代里，他先后仕鲁、魏、楚。在鲁举弱国之兵，打败强齐；在魏威震西河，“秦兵不敢东向”；在楚，“定楚国之政”，“南收杨、越，北并陈、蔡”，“兵震天下，威服诸侯”。太史公司马迁尽管不太喜欢他，说他在魏讲“形势”（山川地理形势）“不如德”重要，在楚施政却是“刻暴少恩”，但仍然给他作了传，而且是与孙武并列。如此文武全才，世无多有。然而，正当他在楚国一展平生抱负、横扫楚国积弊的时候，却死于非命，未得淋漓尽致地施展他的文韬

武略，岂不令人倍加惋惜！

崭露头角

吴起，战国前期卫国左氏（今山东定陶县西左城）人。其生年已不详，有人推测大约生在公元前440年，即周考王元年，魏文侯七年。据载，吴起的家世富有而无地位。“其少时，家累千金”，及长，他曾四出游说，多次觅官不果，以致倾家荡产，为乡党邻里笑话。

他愤恨，他抗争，他恨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。他“不辞祸凶”，一怒之下，竟然杀死嘲笑、毁谤自己的乡邻30余人，逃离故土。在与母亲诀别时，他咬臂发誓：“起不为卿相，不复入卫！”

吴起到了鲁国，先是学习儒术，拜曾子为师，还师事过子夏。关于这个“曾子”，《资治通鉴》作者根据《吕览》，说是孔子学生曾参，但据后人考证，应该是鲁国学者曾申。在孔夫子的家乡、儒学的发源地，吴起读书很用功，也小有名气，受到齐国大夫田居的赏识，把女儿嫁给他。不久，吴起的母亲病死了。消息传来，吴起悲痛不已，但他没有奔丧守孝，因为他一事无成，誓言未遂，没脸见人。“礼乐之邦”的人们，并不体谅吴起的苦衷，视母死不归为“大不敬”，由此轻薄他。老师曾申更把他撵出黉门，与他断绝关系。吴起一气之下，放弃学习儒学，改习兵法。弃文学武，获得了很大成功，于兵事韬略有较深造诣，终于当上了鲁国大夫。

公元前410年，齐国进攻鲁国，占领鲁国郕地（今山东宁阳县北）。吴起请求带兵抵御，相国公仪休也竭力举荐，但鲁穆公犹豫不决。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，而且是当今齐相田和的族人，穆公猜疑不定。刚烈粗暴的吴起，得知此意后，为表白自己对鲁国的忠心，加之建功立业心切，一咬牙便把自己的妻子杀了，以示并无二心。穆公终于消除怀疑，拜吴起为将，让他率兵抗齐。

吴起首战告捷，阻遏住齐军的进攻，并很快收复失土，把入

侵者赶出国门。一个弱小的鲁国，竟然打败东方大国强齐，这充分显示出吴起的军事才能，也使鲁国声名大震，毕竟在列国争雄的历史上是罕见的。

吴起以小抗大、以弱胜强，为鲁国的安危，个人付出了重大牺牲，杀死自己心爱的妻子，这或可视为一种大义灭亲之举。鲁国抗齐战争的胜利，也应该是值得庆之贺之的大好事。可是，“礼义之邦”的人们，却全不念吴起保卫了他们的家国，为使他们的妻儿免遭蹂躏而舍弃了自己的妻子，给予吴起的是极不公正的待遇。他们对鲁君说：“夫鲁小国，而有战胜之名，则诸侯图鲁也！且鲁卫，兄弟之国也，而君用（吴）起，则是弃卫！”我们这个小国公然打败大国，这不是好事啊，鲁国今后将会成为诸侯们的众矢之的了，太可怕了！鲁、卫都是姬姓国家，兄弟之邦，您用卫国的吴起，就是对卫不友好，将引起麻烦！他们又翻出吴起的“档案材料”：止谤杀人，母死不归，加上杀妻求将……结论是吴起并非好人，是个多猜忌而又残忍的人，用吴起肯定是祸事。在这一系列“高明”的逻辑推理下，鲁穆公害怕起来，不敢再用吴起，甚至把他辞退了。

在最讲“礼义”的国度里，吴起不能得到应有的礼遇。他听说魏国国君文侯贤明，便离鲁去魏。

威震西河

魏文侯魏斯是战国前期有名的政治家，他选贤任能，锐意改革，重用李克（一说即李悝）、西门豹等人，把国家治理得很不错。当他得知吴起虽贪于功名，但很能用兵，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也难比得上时，也有爱意。

吴起到来，文侯“身自布席，夫人捧觞”，盛情款待。他们谈古论兵，探讨治国方略，很是契合。吴起提出，一个国家必须

“内修文德，外治武备”，不可“修德废武”或“恃众好勇”，既讲究国家治理，又要加强武备，要抓文也抓武，二者不可偏废，方能成就霸王之业。文侯当即任命吴起为魏国大将。吴起率兵西击秦，连拔洛水以东五座城池，夺取河西地（今陕西东部黄河西岸地区）。魏国在此设河西郡，吴起升任西河郡守。

魏文侯知人善任，吴起如鱼得水，不负知遇之恩。他在西河，深入调查，推行改革。亲近百姓，抚恤士卒；整顿吏治，严明赏罚；发展生产，充实府库；整训军队，修治城垣。他言而有信，令出必行，把西河郡治理得井井有条，生机蓬勃。他协同相国李悝辅助魏文侯进行全面改革，富国强兵，使魏国成为七雄首霸。有记载说，吴起在魏与诸侯大战七十六，全胜六十四，余则“钧解”（打成平局）。他威震西河，“秦兵不敢东向，韩、赵宾从”，“辟土四面，拓地千里”。又与大将乐羊、西门豹一道，攻灭中山国。

吴起创立“士卒制”，对士卒严格挑选、训练和考核，把不同特长的兵士分别编队，灵活使用。考核合格者，免除全家徭役，有功者奖给田宅。考核的标准是：身穿3层甲（上身甲、股甲、胫甲），头戴铁盔，腰佩利剑，操12石弓，带箭50支，肩长矛，背3天干粮，半天能行100里（约合今40余公里）。把身强力壮、善于近战的编为一队，机智灵活、善于爬越跳跃的编为一队，能长途奔袭、吃苦耐劳的编为一队。这样，临战时根据地形地物、敌方弱点及需要，配合交互使用，充分发挥兵士特长，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。

司马迁说“吴起善用兵，廉平，尽能得士心”。廉而不贪财，平易以待人，爱兵如子，与兵士共甘苦，自然深得人心。吴起身为最高统帅，但能“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。卧不设席，行不骑乘，亲裹赢粮，与士卒分甘苦”。战士有伤病痛苦，他常往看望问候，甚至亲口为他们吮吸化脓的伤口或毒疮。如此，将士们自当拥戴自己的将军，每当临敌，必能勇往直前，赴汤蹈火，虽死不辞。有一段记载说，吴起为一个生毒疮的普通兵士吮吸脓血，这个士卒

的母亲知道后便哭了。旁人问她：“你儿子是个一般士兵，大将军为他吮其疽，你为什么还哭？”这位母亲答道：“你们有所不知，从前吴公也亲自为孩子的父亲吮吸，其父战不旋踵，遂死沙场。今天吴公又吮其子，我不知道这孩子又将战死什么地方！”

吴起在魏国 20 多年的时间里，还潜心研究军事理论，写成《吴子兵法》四十八篇。这本书在司马迁时代还很流行，“世多有”，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也曾著录，后来佚亡。现存《吴子》六篇，虽经后人整理，仍可窥见吴起军事思想的概貌。

吴起继承了孙武的军事思想，又有其精湛独到之处。他认为军事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。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，面对敌人的侵犯不予迎击，算不上“义”，看到被杀害的尸体而悲哀，算不上“仁”，只修文德不行，还要整治武备；政治是军事的灵魂。吴起说：“使贤者居上，不肖者居下，则阵已定矣。民安田宅，亲其有司（官府），则阵已固矣。百姓皆是（拥戴）吾君，而非（敌视）邻国，则战已胜矣。”国家的安定，内部的团结，是头等重要的。国内不协调，不能出兵；军内不协调，不能布阵；阵势不协调，不能交锋；作战时各部之间不协调，不能取胜。“先和而造办大事”。

要战胜敌人，自己军队里得有能者，选拔“虎贲之士”，建立一支“居则有礼，动则有威，进不可挡，退不可追”的军队。将帅应该是文武全才，刚柔兼济。治军要“教戒为先”，严明法纪。“法令省而不烦”，易于执行。临敌出战，要“进有重赏，退有重刑”，做到“发号施令而人乐闻，兴师动众而人乐战，交兵接刃而人乐死”。注重调查研究，知己知彼，灵活机动，“审敌虚实而趋其危”，“见可进而进，知难而退”，不打无把握之战。兵不厌诈，或以假象迷惑，或以小利引诱，随机应变。吴起还提出：“军之所至，无刊其木、发其屋、取其粟、杀其六畜、燔其积聚，示民无残心。其有请降，许而安之。”即不扰民，不烧杀掠虏，宽待俘虏。

吴起还力图从社会方面探求战争的原因，把战争分成“义

兵”、“强兵”、“刚兵”、“暴兵”、“逆兵”五种，初步区分了“义”战与不义战争。这在当时，是很进步的思想。

星移斗转，李悝、魏文侯相继去世，文侯子武侯魏击嗣位，魏国相也几经易人。起初，武侯仍然信重吴起，他们常在一起谈经论道。今存《吴子》六篇，大多是他们研讨兵机戎事的谈话记录。在疆场上，吴起总是曲折迤回，灵活多变，相机应对；在官场上，吴起却过于直率坦诚。对敌人，吴起总是虚虚实实，令其难以捉摸；对国事，吴起则是非分明，毫无半点虚饰。《史记》记载的两件事，说明吴起的直率不容于当世，在魏难以久留。一件是同国相商文（一作田文）比功，另一件是直谏魏文侯。商文为魏相，吴起很不服气，竟直言不讳“请与子论功”。他连珠炮似地讲了三条：“将三军，使士卒乐死，敌国不敢谋”；“治百官，亲万民，实府库”；“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，韩赵宾从”。质问商文谁的功劳大？国相承认都不及吴起。吴起进一步追问：“此三者，子皆出吾下，而位加吾上，何也？”商文反问道：“武侯年少接位，举国上下惊疑不定，大臣未附，百姓还不信服，在这种时候，是您合适还是我合适？”吴起“默然良久”，认为还是商文比自己高明。一次，武侯及其近臣王错等巡视西河，乘船沿黄河而下。舟行中流，武侯眺望两岸山川险峻，兴奋地说道：“真壮美呵！这里的山河形势如此险峻坚固，是我魏国的一宝呵！”随侍的大夫王错急忙奉承道：“这是过去晋国所以强大的缘故，若稍加修治，我主霸业即可成就了。”吴起听了这些话，马上反驳道：“吾君之言，危国之道也。而子（指王错）又附之，是危也！”他引经据典，历数三苗氏、夏桀、殷纣王虽据山河之险，但“修政不德”，结果国灭身死。指出“河山之险，不足保也，霸王之业，不从此也”。要做到国固君强，“在德不在险”，“若君不修德，舟中之人尽为敌国！”如此直率的指斥，武侯听了悻悻然，虽然表面曰“善”，说今天听到“圣人之言”了，心里自是别有一番滋味。后来终于罢免了吴起的西河郡守职务。

魏国朝中一些平庸之辈、阿谀之徒，平日就十分妒嫉吴起。当他们看到时机成熟，便肆意中伤，甚至设置陷阱，加害吴起。继商文任相的公叔，是武侯的女婿。他一方面事前与妻子约好，在设家宴招待吴起时，让妻子当众作贱、侮慢自己，演一出假戏。另一方面又进言武侯，说吴起是位大贤人，我们国家太小，恐怕池浅难养大鱼，要留住吴起，只有把公主下嫁给他，如果他拒婚，说明他并无留意，别有他图。吴起果然中计。当看到公主当众刁难、羞辱公叔，他不敢也不愿应允武侯的提亲，于是见疑于武侯。

吴起担心祸起萧墙，不得已弃魏投楚。

重 振 楚 风

南方的楚国，古老而又庞大，最迟在商代就已建立。地跨今鄂、湘、川、陕、豫、赣、苏、皖、浙、鲁等省区，势力所及，远播滇、黔、桂。春秋时，楚国已经是一个泱泱大国。楚庄王曾经挥兵北上，问鼎中原，饮马黄河，号称霸主。

历史进入战国时期，由于王族支系繁盛，食封贵族众多，守旧势力特别强大；官吏无能无用，冗官冗费，政治黑暗，经济落后。加之长年争战，国力虚耗，国内诸种矛盾尖锐，昔日强盛的荆楚山黯然失色。楚悼王的父亲声王，被起义民众杀死，西北的秦国，北方的韩、赵、魏，步步进逼。公元前400年，三晋联兵南下，攻到乘丘（今山东巨野县西南），次年，楚军又败于大梁（今河南开封西北）、榆关（今河北抚宁县东），丧失大片领土，最后只能厚颜卑词，重贿秦国出面调停，才得以休战。

悼王面临内外交困的境地，立志图强，礼贤下士，延揽人才。他早已听说吴起的贤能和才干，相见恨晚。吴起到来，即被任命为宛（今河南南阳市）守，以抗御韩魏威逼。一年后擢升令尹，成为楚国历史上仅有的非王族出身的四位宰辅之一。

吴起到楚国，可谓“逢世遇主”。悼王赋予他至权重威，出将戎众，入秉国钧，“为楚王立法”，“定楚国之政”。他为国忠诚，发动并领导了一场重大的社会改革，给这个老大保守的帝国注入了生机，也把他平生抱负和事业推向高峰。

凭着政治家特有的敏锐，加之以往的从政经验，吴起对楚国国情作出切中时弊的分析。他认为“大臣太重，封君太众”，他们“上逼主而下虐民”，这是楚之所以国贫兵弱的根本原因。要富国强兵，就必须改变这种状况，裁抑旧贵族的特权，“明法审令”，罢废无能无用、“不急之枝官”，“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”，“以奉选练之士”。

太史公只用四五行字勾画吴起改革的全过程，参诸其他史籍，我们得知吴起主持制定了全面的改革方案，变法措施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，乃至世风民俗等领域。新法的贯彻执行是果断坚决、雷厉风行的，也是极为艰难困苦的，伴随着两种势力的生死搏斗。变法虽然时间短暂，但效果十分显著。

新法规定，废除公族（与国君同宗）疏远者的世袭地位，与平民同等待遇，凡已传三代的封君（受封贵族），由国家收回封邑和爵禄，取消其子孙的特权。这样，剥夺了一大批旧贵族的势力，从而加强了君权。“罢无能、废无用，损不急之枝官”，削减官吏俸禄。裁汰冗员，精减行政机构，提高办事效率，节约国家开支，把钱用到最急需的地方。

吴起下令，“贵人往实广虚之地”。强令旧贵族离开首都或富庶之地，迁往地广人稀的边荒之区；让其就地生产，以开发边地。“禁游客之民，精耕战之士”。不允许不事生产的寄生之徒游手好闲，励战励耕，“砥砺甲兵”，“要在强兵”，发展生产，选练军队，加强武备。把精简机构、没收旧贵族爵禄节省下来的钱，用“以抚养战斗之士”，征召、训练一支战斗力强的常备军。

整顿吏治转变世风，是吴起变法另一重要内容。他针对楚国因循守旧、政治腐败的情况，提出“禁朋党以厉百姓，使私不得

害公，谗不得蔽忠，言不取苟合，行不取苟容”，“行义不顾毁誉”。官吏要秉公办事，不得徇私舞弊，提倡为国忘私，惩恶扬善。为官者拉山头、搞宗派、结党营私，或者为追逐私利而危害国家，或捕风捉影、吹毛求疵，罗织罪名构陷忠良，或不据实情讲话办事，专看上峰脸色曲意逢迎，均在禁绝之列。为维护正义，可以舍弃个人得失，不顾毁誉。“塞私门之请”，禁止私门请托。讲人情、搞关系、开后门，行贿受贿，贪赃枉法等等官场歪风，应予杜绝。提倡为官清正廉明，忠君信民。

“明法审令”，实行法治。因时制宜，制定统一的法律，公布于众，全国上下遵照执行，以“一楚国之俗”。另外，吴起变法中，还规定“破横散纵，使驰说之士无所开其口”。即禁止纵横家等游说之士，在楚国上串下跳、摇唇鼓舌、煽惑人心，以统一舆论，保持社会安定；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，不受外来干扰。

吴起变法，要彻底改变楚国的传统，必然触动一大批既得利益者，其阻力是可以想见的。“废公族疏远者”，把封君世袭权益限制在三代，触犯了“皇亲国戚”的利益，使已受封者和渴望得到封赐的人起而反对；罢弃冗官，减少俸禄，自然遭到失位者和失利者的敌视；将一些旧贵族迁往荒凉地区，“贵人皆甚苦之”；其怨恨和对抗情绪更难遏止。废除人情政治，改变习惯势力，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其艰难程度，不言而喻。但吴起具有政治家宏大的胆略和气魄，以铁的手腕，凭借楚悼王赋他的至权重威，坚定执着、义无反顾地推行新法，毫不介意旧贵族屈宜臼之流的警告恫吓，至死不悔。

楚国的这次变法，时间虽然短促，来去匆匆，昙花一现，但就富国强兵这一目的来说，确是获得了很大成功。司马迁记载，“于是，（楚）南平百越，北并陈蔡，却三晋，西伐秦。诸侯患楚之强”。“兵震天下，威服诸侯”。《后汉书·南蛮传》也说，“吴起相悼王，南并蛮越，遂有洞庭、苍梧。”短短几年的改革，楚国面貌为之一新，国力顿时强大，北边吞并了陈国、蔡国（今河南安徽